

〔英〕大卫·斯图亚特·戴维斯 著  
舒丽萍 译

# 福尔摩斯 新传

## 刀光鼠影 V

###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惊险故事 全新演绎 / 海外 数次再版

值得每一位福迷入手珍藏

骄傲的贵妇带着面纱，利用不可思议的巨鼠

将英国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间，最伟大的侦探也陷入了她的催眠，不可自拔……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福尔摩斯新传  
刀光鼠影 V  
SHERLOCK  
HOLMES

【英】大卫·斯图亚特·戴维斯◎著

舒丽萍◎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新传. 5, 刀光鼠影 / (英) 戴维斯著; 舒丽萍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04-5043-3

I. ①福… II. ①戴… ②舒…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257 号

---

## 福尔摩斯新传5: 刀光鼠影

---

作 者: (英) 戴维斯

译 者: 舒丽萍

责任编辑: 闫 红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70mm × 960mm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张: 14.5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043-3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序言

1895年，福尔摩斯和华生已经认识十多年了。就在二人正在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时，伦敦出现了黑死病死者，给伦敦甚至整个英国敲响了警钟。黑死病是一种流行性疾病，在地球上流行了近两千年，据统计，曾夺走三亿人的性命。此案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偶发案件？无论如何，因为关系着整个英国的国家安全，福尔摩斯和华生意识到他们必须找到病源，以控制可能出现的危机。

在案发前，福尔摩斯和华生偶遇了老朋友斯坦福。斯坦福是当初福尔摩斯和华生相识的介绍人，虽然很久未见，二人看到斯坦福的状态不对时，就格外留了心。案发后，福尔摩斯公布了一个可能的猜测——斯坦福身上的一些症状和黑死病尸体类似。随着案情的进展，他和华生开始陷入越来越不可控的深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在此处，戴维斯用了他经常用的一个布局习惯——先安排一个偶发事件，再安排主要案件，福尔摩斯会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偶发

事件中的线索，再顺着线索一步步查案。方法虽然简单，却很容易让人进入状态，顺着他的布局跟着主角深入案件。

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和事件，也是福尔摩斯的目标——携带黑死病病毒的苏门答腊巨鼠、案件的幕后黑手——擅长催眠的男爵夫人埃姆斯卡·杜蓓克。尤其是后者，凭借催眠可以完全控制一个人！也正是因为福尔摩斯理智的大脑不相信这些不科学的事物，他中了埋伏，并被催眠了。此后，华生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不仅顺藤摸瓜找到了携带黑死病病毒的巨鼠，还像武侠小说中能够想到以毒攻毒的智者一样，请来了一个催眠大师，通过反向催眠救回了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进行了周密的推断，决定独自深入虎穴，结果被敌人俘虏。孤胆英雄并不是那么好当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道理中外通用。最后，福尔摩斯也确实是在搭档华生、亲人迈克罗夫特和警察的帮助下才成功破案，逃出生天的。



# 目录

-  第一章 遇见老朋友 001
-  第二章 河里的尸体 009
-  第三章 医生失踪之谜 021
-  第四章 重逢 029
-  第五章 梦之桥 039
-  第六章 攻击! 051
-  第七章 饥饿的巨龙 061
-  第八章 船舱里的庞然大物 069
-  第九章 新月庄园 079

	第十章	行动者	091
	第十一章	神秘男子	103
	第十二章	威胁	115
	第十三章	作战会议	125
	第十四章	接触	135
	第十五章	行动开始!	143
	第十六章	发现夫人	151
	第十七章	221B	161
	第十八章	敌人的巢穴	175
	第十九章	苏门答腊的巨鼠	183
	第二十章	所罗门路上的邂逅	189
	第二十一章	坠入深渊	201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诡计	211
	尾声	221	

# 第一章

## 遇见老朋友 | ONE

当回忆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侦探一起调查过的大量案件时，各种各样生动的瞬间立即会涌入我的脑海。有些是有趣的，有些极具戏剧性，有些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折磨情绪。尽管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也总是带着一种怀旧的心情回忆它们，除了一个瞬间例外——那是一个噩梦的情节，仍然会在我出其不意的梦境和忧闷的清醒时刻萦绕着我。它带给我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仿佛我又身临其境地和那个动物一同被困于黑暗中似的。我听到它长着爪子的脚在急促地跑动，闻到它随呼吸发出的强烈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我又恐惧又厌恶地想起它带来的可怕威胁。我又看到了那些凶恶的大眼睛和发黄的锋利牙齿。那是一只大鼠，但不是普通的





鼠，是苏门答腊的巨鼠。

我知道我正在用歇洛克·福尔摩斯所嗤之以鼻的方式讲故事，即不合逻辑和不按顺序地传递信息。首先，我们必须把时间拉回到1895年，那是我住在贝克街的一段时期。在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和我已经相识12年左右了。在那些年里，我经历了结婚和变为鳏夫，而福尔摩斯在莱辛巴赫瀑布事件之后被推定死亡，于我是在国外待了三年。到了1895年，我们都是中年单身汉，两个人在一起感到很舒服，在彼此的陪伴下非常轻松。我朋友身上的一些相当奇特的习惯不再像我们合作初期那会儿令我感到惊讶或恼怒，同样地，福尔摩斯对我的一些日常习惯也更宽容。他变得更惯于顺从、更体贴，事实上更适于做朋友了。

如果非要追究这只巨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我们的生活投下阴影的，应当要从我们在辛普森餐馆吃了一顿较晚的晚餐，并在那里重遇斯坦福的那个晚上说起。那天傍晚，我们先去伍德格林帝国观看一些肤浅的娱乐表演消遣时间。最吸引眼球的是“了不起的萨利维尼”，他是一位非凡的催眠师。他令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催眠术正在慢慢地被列入医学的某些分支。医学周刊《柳叶刀》最近就这一主题刊登了一篇文章，我被催眠术的力量和潜能迷住了。不过，福尔摩斯对萨利维尼的天赋非常不屑一顾。“使用隐藏在观众中培训好的助手，就能轻松地解释所有的魔法。”当我们乘坐出租车回到伦敦西区时，他满不在乎地说道。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我的朋友是错误的。虽然我这方面的知识也非常有限，但我确信一个技



术熟练的医生能够短暂地控制自愿受试者的心智，不需要欺骗和诡计。随后的事件证明，即使这一简单的假设也大大低估了催眠术的可怕力量。

当我们来到辛普森餐馆时，我们的话题已经从夜晚的娱乐表演转换到福尔摩斯最近调查的案子上。他刚刚干净利落地了结手头的一宗案件，是关于一位准男爵的遗嘱：大量铁屑和一本关于修剪花木的手册。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于是他一反常态地点了第二瓶上好的勃艮第红酒，我们以非常平和的心情坐下来吸雪茄烟。以往在这样的时候，福尔摩斯会稍微放松警惕，并开始谈论他在约克郡的童年。他回忆他和哥哥迈克罗夫特在花园里搭建树屋，他们是如何轮流把它视为“自己”的房子，而他哥哥总是制定计策驱逐房子的占有者。“这不是非常复杂的追求，”福尔摩斯笑嘻嘻地说，显然在享受这份童年的回忆，“结果总是以大打出手告终，迈克罗夫特和我都被伤得鼻青眼肿，还在树屋上擦伤膝盖。”

就在这时，一个人在路过时撞到了我们的桌子，这个家伙笨拙地转过身来道歉：“对不起，先生们，我错了。”他的口齿略微含糊不清，有着酗酒之徒会透出的那种恍惚而呆滞的眼神。我立刻认出这个人是斯坦福，他曾在圣巴塞洛缪医院任我手下的裹伤助手。我听说他已经完成了学业，现在是病房的初级医生。但是今晚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一点儿也不像那个有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蛋的年轻人，他曾在多年前把我介绍给歇洛克·福尔摩斯。他蓬乱的黑色卷发不羁地散落在脸上，脸色透出一种不健康的苍白，汗水在他



脸上闪着亮光。肉乎乎的粉色鼻子证明他经常过分沉溺于酗酒。他的衣冠不整，所有举止都透着某种个人疏忽。

当他道歉的时候，一丝偶遇故人的光芒闪现在他的眼里，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一个愉快的笑容。“华生老伙计，还有福尔摩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他摇了摇头，咯咯地笑着说，“你们当然是在吃饭，真好，真好，福尔摩斯和华生。你们介意我加入你们待一会儿吗？”

在我们有机会做出回应之前，斯坦福已经叫服务员给他搬一把椅子过来。椅子一就位，我们的朋友立即挺直身子坐在桌旁，让服务员给他上白兰地和苏打水。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他咧嘴一笑，倚在桌子上，“遇到老伙计福尔摩斯和华生，真是一个惊喜！我一直都在读你经历的那些有趣故事，华生。”

“那些不能说是故事，”我生硬地回答道，“那些是福尔摩斯的查案记录。”

白痴般的笑容从斯坦福的脸上收了起来，他讨巧地说道：“当然了，不过它们都很好。”他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他颤抖的手有些困难地抓稳火柴。

“顺便说一句，”他透过烟雾继续说道，“我很抱歉听到玛丽的消息，令人悲痛。”

“谢谢你。是的。”

“你过得怎么样，斯坦福？”福尔摩斯插话了，显然他在努力



把谈话引向另一个方向。

我们这位醉酒的同伴耸了耸肩：“不好也不坏。”

“我猜，今晚你在庆祝——或沉溺于悲伤？”

斯坦福进一步向前附身到桌子上，伸出手臂，用他的香烟指着福尔摩斯说道：“又在使你的小把戏，歇洛克·福尔摩斯？当然，你不必问我，不是吗？你可以告诉我。”

“我看得出来，”我打断道，“你已经喝了太多酒。”

此时，服务员端来了斯坦福要的白兰地和苏打水。然后，他在椅子上挺直身子，举起酒杯。“你错了，华生，我没喝太多……还不算多。”说完，他一口气喝干了白兰地，然后神情恍惚地向前趴在餐桌上。

“在这个家伙做出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之前，我们最好把他送回家，华生。”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身体前倾，把燃着的香烟从斯坦福瘫软的手中拿开，并把它在烟灰缸里掐灭。

我们从斯坦福的夹克里很快发现了他的地址：西斯维克区图纳克里夫路32号。我们费力地拖着这位烂醉如泥的同伴，在食客们或戏谑或厌恶的眼神中穿过餐厅。一走进夜晚凉爽的空气，斯坦福稍微挺直了身板，但显然他无法自己回家。福尔摩斯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朝西斯维克区驶去。

我们这位醉酒的同伴在路上就睡着了，喉咙里还发出心满意足的咕噜声。“是什么让一个男人这样对待自己？”我说，“以前和我共事的时候，他是清醒和可靠的。”



“嗯，不是因为缺钱。找他的家庭地址时，我注意到他的钱包里塞满了鼓鼓的现金。而且，在辛普森餐馆吃一顿饭并不便宜——尤其是对一个初级医生来说。不过，在我看来很明显他在为某件事苦恼，这件事把他吓得够呛，以至于他觉得有必要借酒消愁，让酒精暂时湮没他的意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是什么事？”

“现在我也无法告诉你。没有足够的数据可建立一个明确的假设，但是当我看到一个初级医生钱包鼓鼓，袖口上有血渍，而且渴望逃避现实，我开始怀疑他参与了一些非法行动。”

图纳克里夫路是一条破旧的、绿树成荫的大道，我们发现32号宅邸实在是一处“眼光敏锐的绅士选中的住所”。此时，斯坦福已经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开始在口袋里寻找钥匙。“千万不要让桑德森夫人看到我这副模样，”他用嘶哑而含糊不清的声音天马行空地說道，“否则她会把我赶到大街上。”

“显然这不是你第一次以这副模样回家。”福尔摩斯说道。

“又一精彩的推断。”斯坦福不无讽刺地大声说道，他几乎失去了平衡。

“我们把他送回他的房间，他睡一觉才能酒醒。”我厉声说道，一边从斯坦福瘫软无力的手里夺走钥匙。我真的对他失去了耐心，我无法尊重一个允许自己因酗酒而变得如此不能自控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楼梯顶部右侧第一个房间，6号房间。”当我打开大门，他喃



喃喃自语地说。福尔摩斯扶着斯坦福径直穿过门口，走上楼梯，斯坦福的靴子刮着地毯。我们到达楼梯平台的时候没被人发现，但正当我们即将进入斯坦福的房间时，楼下的门打开了，一束黄色的光轴折射到走廊里。“是你吗？斯坦福先生？”楼下传来了刺耳的伦敦腔。

斯坦福在跌跌撞撞地进入自己房间之前，还清醒地道了一个愉快的晚安。有时，我会抱怨福尔摩斯邋遢，但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卧室兼起居室是如此凌乱，以至于乍一看就像被洗劫过似的。衣服散乱地垂挂在家具上，抽屉大开着，里面的东西溢出抽屉之外，房间里到处都是书本和纸张。一番仔细观察之后，可以确定这的确是这个男人的生活状态。我对他的厌恶感越来越强烈。斯坦福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面朝下趴倒在床上。我转身想要离开，但福尔摩斯挥手拦住了我。“让我们看看能从我们这位朋友的困境中了解些什么。”他一边说，一边安静地关上门，“恐怕他现在遇到了某些可怕的麻烦，迫切需要帮助。”

福尔摩斯迅速且敏捷地脱去斯坦福的外套，并卷起了他的袖子。只见两个胳膊的肘部和手腕之间苍白的皮肤上布满了几个暗红色的结痂。我的朋友咕哝了一声，透出庄严的满意神情。

“吸毒，”我说，“可以解释他疯狂的行为。”

“酗酒透露出他疯狂的行为。正是驱使他酗酒的诱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些疤痕不只是吸毒留下的标记。在你说出你的观点之前，华生，事实上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今天晚上，当斯坦福点





燃一支香烟时，我注意到他是左撇子。两个胳膊上都以这种方式留下疤痕，说明这些注射并非是由他自己完成的。”

我低头看着我的老熟人，他苍白的脸上渗出汗水，嘴巴大大张开打着无声的呼噜。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奇怪地事情，以致他如此意志消沉。有那么一刻，我想起了在圣巴塞洛缪医院的日子那个活泼而热诚的医疗新手。今晚我们遇到的这个可怜的酒鬼像是在滑稽地模仿真正的斯坦福。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我的心感到沉重。

我的感觉一定全写在脸上，因为福尔摩斯已经把一只宽慰的手臂放在我的肩膀上：“今晚我们无法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做任何事，老伙计，但我们一定要询问一下这位朋友，因为很显然他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

仿佛是对我朋友这番同情的话作出一种反常的反应，斯坦福在昏迷中动了动身子，他的嘴还是大张着，并发出一声刺耳的哼声。

“好了，”福尔摩斯说，“让他睡吧。”他起身要走的时候，床边柜子上的某个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俯下身仔细查看柜子表面。

“是什么？”我问。

他没有回答，指了指柜子上方几个潦草的字母，它们看上去像随意的涂鸦。

“Bart。”福尔摩斯轻声读出印在灰尘中的这几个字母。

“这是什么意思？巴特医院？”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但一个清醒的人可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明天再过来。现在，先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 第二章

### 河里的尸体 | TWO

当我们坐着马车飞快驶离西斯维克区，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注定再也无法看到活着的斯坦福。此外，我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辛普森餐馆与斯坦福的偶然相遇会引发一系列离奇和危及生命的事件，这些事件终将使我们置身于大鼠的阴影中。

返回到贝克街寓所后，福尔摩斯和我都不太想就寝，所以我们坐下来抽着烟斗，喝着白兰地和苏打水，盯着炉火的余烬，各自陷入自己的思绪。我脑子里想的是斯坦福，但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的脑子里在想什么。不管他在想什么，一丝严峻的神情浮现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他眉头紧蹙，现出车辙般深深的皱纹。至于我自己，我在详细地重温当晚遭遇的事件，试图通过斯坦福说过或做过的事情





找出线索来，以分析他为什么处于这样一个绝望的状态。有很多相互矛盾的证据：他显然很殷实，但他不开心；他受过严格的医疗训练，但他的住所是如此肮脏。此外，他的胳膊上有着奇怪的带着血迹的针孔，这是最令人困惑的。

最后，歇洛克·福尔摩斯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他伸展双臂，然后一言不发地向床走去，留下我独自在琥珀色的幽暗光线中苦恼地沉思。我禁不住又倒了一杯白兰地，无论我是希望这杯白兰地助我入睡——一个我真的不需要的援助——还是帮助我摆脱斯坦福躺在他的床上那浮肿和烂醉的形象，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酒精在这两点上都成功地帮助了我。过了不知几个小时，我发现自己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脖子僵硬，还坐在椅子上，周围漆黑一片，炉火只剩一堆黯淡郁积的灰烬。我拖着僵硬而疲惫的关节，笨拙地站起身来，有些沮丧地看到此时是凌晨三点钟，于是我向床走去。

第二天早晨，我为头天晚上的放纵付出了代价。福尔摩斯拉开窗帘，让明亮而灼热的阳光照进我的房间，以此叫醒我。我感觉拿着铁锤的小鬼们开始锤击我的脑袋，令人气愤的是，福尔摩斯用不自然的快活神情大声说道：“好了，华生，他有人需要我们服务，而你所做的就是躺在那里像巴克夏猪一样打呼噜。”

“需要我们服务，”我昏昏沉沉地重复道，一边起身对着照进窗口的强烈阳光揉了揉眼睛，“你到底在说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有客户了？”

